

22
71
5

栗山堂文集

二

Keeloggukku Library



高杉晉作氏遺書
孫高杉春太郎氏寄贈
大正七年七月

慶應義塾圖書館



栗山堂文集卷之二

序記

錢譜序

上而宗廟朝廷之禮政下而民俗風謠之好尚細而
至器用什養之微凡事皆不及古也故苟可以徵古
者斷碑廢盤散牘破屏皆可賴以考禮觀政也或取
俚言於謬餘又求御俗乎訛後亦可以仿佛乎文獻
之影響也況錢幣之利弊國之強弱民之休戚繫焉
其可忽而不講乎是以先王最重此事其輕重權用
皆成于名卿大夫之議其字文則往往出于一時哲

近之乎故其造字用筆道切端嚴殆不在虞褚之下也。爾後乾綱解紐凡百皆出霸政忽卒苟且此亦不足觀。平安勝子冬曠懷偉雅好奇萬古最精樂理及古法書近又輯錢譜引證精確論辨詳盡蓋無復餘蘊矣。未謁余序余暇日閱之其文字体裁愈古愈精嗚呼自今而後羌百及千歷歲愈久而其變者何如若使後之不及今猶今之不及古乎則重今之鄙者乎抑又有能舉廢典據隆文耦蹤於古昔者起乎唯此塊頭數字亦有以見王道之隆替不能不為之及復云

東里先生遺稿序

倫理之正變處之盡其道不謬於聖人而又能自道以文焉者而後可以羽翼六藝以載千後世矣。若夫外此抽黃聯白崇虛言飾無實其言虽華其事虽奇何益于人心而安在所謂不朽者乎哉。壬午冬余講易于佐野柳園樂其風俗淳朴敦于禮讓又異藤子直昆李三教子講學作文形之皆有法竊意有遺賢知文者指導之矣不則虽以子直昆李萬之明敏而其中亦有未達易典聞者也。將歸子直出出新凡有一編曰是吾師東里中根先生之文先生行已精幹刻苦

至興居飲食之微皆有定準不苟其待人豁然寬恕
心不粗置藩籬雖愜人凶毒聲稱之害惡地者苟能
羊面而來則前日之一二未嘗毫痛於其心心態
誘之於善不舍也故其高潔雖可憚然久後小人女
子亦如信愛之焉作文不留意又不自收拾故隨時
散失其自錄留家者僅此編而已此其鞠育弟之女
芳子今末自述者也余聞而慨然自失曰嗚呼今之
時安得若人哉而讀其文雅馴古勁有左氏國語之
遺而運諸己能及覆自足大異於世所謂古文辭則
奇字行險句虛傲薄隘悍然不朽自處者之為也其

語

勉齋詩話

鞠育切子忠恕慈厚誠悉心至至慈母保母之心求
侔察亦有未能盡者而又諱引之於道也此皆可
貴已豈非倫理之變盡其道而文又能道之邪是不
可不傳也既後子直又輯錄他文詩數十編附之同
序余知先生非一日故樂為之言也凡先生流離
困敗有以自立不改其樂為者蓋有得於王陽明天
地万物一体之學也而大人歌人說即其勉年自得
者云其他德業子直狀備矣嗚呼先生可謂弘毅君
子哉

洪園詩話序

明和八年十一月

余嘉時人稍知惡明人王季七子之輕佻牽強焉而
病其纖弱鄙細日趨於衰晚之元也夫王季數人所
得於唐者拙結構字句之同而已其神韻風情無復
所容力則漫作支離散渙不了之語以當之時陸梁
夸詡強張氣勢以作大欺人輕薄之徒後而影附風
靡末流之弊殆至于有不成語者哉七子遺禍也今
既能知惡之則何不易之以盛唐諸公凡神格調沈
實優柔者乃可而又附同閨季類凡俚俗以自喜者
何也世道日降文章隨汚雖則理勢所然亦得與非
指導乎方乎余性薄劣其於詩家不啻而好時言之

但以出於己者拙陋也言不足信于世試問出其
二則人皆俯而笑余亦羞與輕俊子弟衡錙銖於小
技輒不畢其說而止此歲冬得暇歸京友人皆以伯
恭首示詩話一卷其談詩特於精神格調繼以致意
而一以盛唐為標準錢劉以下則不屑其論四唐之
品及明人之失衡懸度設不失平量其他篇章之体
裁典字句之法局至乃證引解故之細皆鑿々可據
其於詩道蓋亦尽矣而伯恭詩高古雅健以領袖後
進其所言乃其所能則非如余之取笑也則余知
此編出而失惡王季而不得門者知方向矣而向笑

余者亦知其言之不大悖矣余是以喜伯恭此序非
淺之故於其屬序也不復辭云辛卯十二月

送長子玉序

慶長元和之政厲垂意風教推崇正學時則先成碩
儒相踵而興往々精博純實經說皆專信古義不敢
有所改焉其教道學者雖一字訓詁皆有所據故其
徒業成而歸者所以表儀一邦而講說黌序皆隨才
雅飭奉守師說惴々焉惟有所失而說聖人是惧是
以道德一而凡俗養忠孝仁義之士歲出以成一代
雍熙之風雖固出于聖天子中興偉烈霸府列公

文武咸是之所致然亦未必不由先成諸儒制行持

論所以維持凡俗人心於下者得其正也既而伊藤

源助者出始出意見駁先儒識聖經自得孔孟血脉

由其言行頗足取信於人學者於是始惑繼而文人

物茂卿者始被源助先鞭欲超而出其右強抑戾穿

鑿附會肆其怪僻夸誕之說以罔一時而其徒太宰

純者又又噬其師自為說尤謬妄遂至于謂孟子迂

闊不如淳于髡之後鳴呼亦甚矣自此其後學者無

復所畏忌師心妄作日新月變苟異古說者指為豪

傑才辨一經先輩口古者為腐陳為糟粕柏下一有為由二字為之奴隸

虛驕相尚。甘競欲出奇。固壓日以穿窬六經。詆訶先
儒。頽瀾橫被天下如狂。至乃新進黃口。初開卷輒以
欲扶摘古人瑕類為心。奴視老成。輕蔑聖經。其弊至
于以經語為戲。慢之資。壞敗凡俗。充塞仁義。其謂之
何。竊為天下惧焉。常陸國於東海之上。土厚水深。人
誠慤而氣專。化以義公。成公之德。輔以朱舜水及栗
山。鵠飼安積諸賢。故其文物風俗。於當時為侯國之
首。祚其流風遺化。存于今者。吾得之吾友保仲通。性識精嚴。少
教人焉。伯時余得之我友保仲通。性識精嚴。少
所許。共而於伯時。祚之不舍。則吾未識伯時面。然於

其為人興學。固信不疑也。子玉文行。能表儀其國。其
餘通天文地理之學。鄉党化而後遊者。日成羣。其戶
簷動數邦。自其隣境巖城。皆迎以礼。二子之學。皆有
淵源。純實精確。識論鑒有據。與世所謂豪傑之士
師心妄作者。万不同也。而子玉欲然不自滿。年過
五十。好學之志未衰。將欲遍遊於天下名士。以知其
所未知。甲午之春。來於京。之學者皆不能當。而又
諸儒所議論。不能副子玉之來意。乃將舍而歸。嗚呼。
使子玉之徒在京數輩。則小子後生。賴之得不為輕
薄。怪誕。所誑惑。又吾徒亦賴得以相與衛正道。則所

以障廻狂瀾、及扇幣凡者、其豈淺、哉、故其歸吾甚
惜焉、曰、道吾所常為、天下嘆息者、以淺吾憂、且以問
伯時、又欽慕義公之化、久而不墜、而慶常人賴數人
者、不為異說所動、故於其別也、不能不言之長也、

送高山生序

高山生仲純、獨身仗劍、不啻一錢、出其鄉毛之野、登
秩父之高峯、由中山道、橫貫尾勢、陟降紀之所謂熊
野、將軍法師王置諸山、入子守村、而訪太古遺俗、自
根出播、山陽山陰、直西北窮雲伯、其所履、二十有餘
里、三十有餘國、出入深山廣沢、無人之境、露宿于樹

根、巖足視、猶行康莊、而蔭夏屋焉、其所見之人、則自
忠臣孝子、仁人義勇之士、與名卿大夫、賢守牧才子
文人、博物智謀、及夫僧道、醫、外百工衆伎之流、以其
術名世者、巧而博、夷屠販、遊侯角力、細而婦人孺子
僕隸、苟殊乎人、而畸于世者、虽遠必索、不一見其面
不已、或與其歡、累日、垂涕泣而別去、嗚呼、生亦奇矣、
生善劍、而好學、身長八尺、高髻、柳梁、面如紅玉、歲之
二月、飄然入京、顧余古愚、軒入桐、揖而謂曰、昔喜觀
天下奇人偉士之面、猶觀草木之英華、悅我目焉、吾
所違之邦、往、道子之名字、意或子之奇焉、目之暨

而鼻之橫矢是以未觀也。今起而延之其衣弊垢見
綿劍蛟室漆已剝粒脫酒酣睥睨坐上說天下形勢
人物凡俗聲從金石氣鬱勃益人余因大得奇士異
境焉。而生意類橫未歇者曰顧我猶未奇乎恐奇人
之不吾欲也。有所失焉。願因子更有所得也。嗚呼余
少有生之好而性羸虛善病尋常行步遇阪道陂陀
既氣喘而背汗這誤一夕之養則為之數日擁被而
寢安能徂身冒霜露走千里之外如生之為哉。故平
生所得不能生之千百之一也。則豈能有更所為哉。
雖然生之所悅者華也其所過者奇也。抑華不如矣。

之可貴而奇不如常之無射也。余將薦其矣而常者
為其在京者生已見之矣。其草野僻遠者不必見也。
東都都下一有者曰保仲通曰冢大佐曰平明德曰沢右有仲曰
岡伯和或以道德氣節或以博覽多聞或以文章翰
墨皆平實常德無射之士矣。我所畏與愛矣。同則而
而橫鼻則時而豎矢生還路由東都其見之可也。
新刻日本輿地路程全因序
凡因其急莫急於輿圖而又其難莫難於輿圖焉。以
其大則國倭國經野控御攻守之政其細則疏畧考古
探勝按蹟之學蓋不可一日而缺者矣。而山之背向

水之迂直，吾侪孟浪，躬親履其地，猶且轉回數步之外，已茫然失方位。况天下之大，山海之遼，苟非曠懷偉度，有領畧四海之量，而縝密精細，有分折毫釐之明，則烏能約畧其梗槩於尺幅上，而無差哉？長久保玄珠字子玉，常陸赤濱人，飽學而富文，又好研地理。西自肥東至奧，躬畧能涉其地，居常貼圖，千步漳，置之座側。凡雲游僧人客商行旅，苟有抵其門，必延以飲食，與坐漳前，指同其鄉里，及所歷山川城邑，道里險夷，其或裝齋圖記者，必請出之，証以已所親覩，及載藉所記，參伍考寃，積二十餘年，以成此圖。余嘗試可以

余所熟地界，子玉為悅。說其迂直背向，隱易汰瘠，典風俗之淳漓，舟車之通塞，歷他指畫席上，皆尽其委曲，不謬毫釐也。余曰：益信其地地一作也不苟焉。子玉長不滿六尺，眇然小大夫已，而其胸中所藏如此，亦可畏哉。

產論翼序

事有創於聖，沒千歲之後，起於絕海万里之隅，而出尋常度量之外，別設尺寸，奇偉譎怪，先王不道，古籍無載，而不可非者，為益事章物之變，日新無窮，而所以待之者，亦何有定方？夫如是，而後天地之理無闕也。然是其人，必其生稟陰陽之異氣，個儻誠慤，又必多

庶事變致思專一竭終身之知巧而後可與於此也
而又輔翼而贊述之者得其人而後可有立後世而
不墜也非浮淺輕儇斬名收利之徒所能庶幾於朝
夕也苟能有於斯則雖飲食器械之微其於生養之
方豈曰小補而止哉況醫藥生靈大壽所關誠能有
所發於古而可傳於後則一砭半匕之術生民之受
貺蓋有不可量者焉夫醫噫也人身其大幾許四肢
百骸彼之所有即此之所具孰何以伐柯其則不遠
苟能用意精切驗已而推人其有不得其道者哉故
夷蠻之人目未嘗^知中國之昏而能自別設術立方而

多簡徑可喜取効奇中者豈非以精意專一而然乎
謂漢唐諸家之外別無地道則謬矣賀川翁子玄其
人忠信專慤其少儻好奇節而任俠既治方伎取
精研針按摩之術一日以意收脫鄰人婦之尋厄忽
然有所悟因推而試之數人皆如其意積以歲月益
精確自信乃立一家之言著產論一篇^其學無所師承
又不本古人故其所持論初聞若可驚然皆其所親
歷而獨得故簡徑奇中凡產蓐之病其變無方而皆
不能逃其尺寸豈所謂稟異氣而歷事變能用其意
者耶子啓本岡今氏之子也翁見其脩業精苦舉其

術與產不授其子而授子啓令以疇其學而子啓乃
取翁之昏所未備其已之新得者作論并因翼之而
後翁之學無復餘蘊而可不墜於後云余於方伎之
昏一無所解故二子之昏得失合否固不得而知也
但以翁之為人而信其言之不欺以其術之有驗而
知其方之不戾矣而以子啓能當翁之選又能羽翼
其昏而無惑於其為人與學矣抑余又有所懼焉諺
曰烏學鸛鷺心死於水俱輕儇之徒視翁之舉悅其
名而効之一廢古人成說妄意肆臆以禍生靈也又
懼其徒鹵莽滅裂不盡翁之學而禍翁之道也夫心

忠信專懇不勸沮於毀譽不就避於利害如翁而後
翁可能也必萬信勤苦如子啓而後翁之道可學也
其精微之術昏所不能盡者學者何不及翁與子啓
之在來而面受之哉

安永乙未

文會書庫記

大而分器陣室細而杯棬衣服玩好皆祖為遺受之
所繫孝子見焉而目瞿觸焉而心瞿維桑與梓必恭敬
止其虔者猶尔况圖昏文籍人之知識精神之所寓

子孫其可忍而任其散亡逸脫而不顧哉。禮言乎民
所存。孝子不能視父殯也。今非為饑寒之且暮迫矣。
非為死亡播蕩之東西馳矣。而舉祖考之精神知識。
而決裂典賣棄作之。而以自奉玩娛者。此乃何心哉。
然垣屋之蔽。凡日各備之供生養。失先業一物之旧。
則國居家一事之備。不特有慎乎守。益奉先之義。而
不敢而已。朝夕資以養者。利害既切身。故自非已賴。
無恥。標賭失心之人。則至乎蕩盡無迹者。蓋鮮矣。獨
因藉則苟不知流之。乃典謨訓誥之尊。典故紙敗。曉
何擇。不以糊窓格抹几案。他無所用。飢寒之功。膚播

蕩之失所。有時乎。以謹謬保家之主。或不可保。其必
能守而不失也。況其下者乎。是以能傳三世。而卷帙
無恙者。虽以文墨名家者。而指不多屈也。河村君。
宋世首武弁。事宗藩。其先君子王君好學。家既藏各
數千卷。世祿既厚。家道又優。君又儉素。朴約奉公。養
親之餘。奉為購。各費自其子弟及門子。僦從賤至。牛
把。每擊鎗之役。皆能知君之意。能寫字釘各。以助君
志。是以六經百氏。以及夷夏之文。因藉之富。幾字二
萬餘卷。二位伏原清公。因而褒之。為題其庫曰文會。
云。嗚呼。亦盛矣。余初介神村子有氏。識君于東都邸。

乙未冬君來滕故內大臣九條藤公夫人于京因得
相款曲其嗣秀俊侍君在京從余遊年僅成童沉實
秀朗頗解詩既能同君志一聞僻屑異典之名其欲
得之猶他兒之於玩好日以訪求校讐為娛則知其
不啻能守而不失矣其將益助君之所未及而博之
也則君之藏其富並有不可量者焉吾輩以文字而
食者所難君家以武弁父子祖孫之間以遊戲娛樂
成之不独君之家奇福矣而亦未必不為大藩雉示
天下國準之一也則君之道不独在家為得矣而其
所以事國者亦未必不在此也余欲其後世雲仍有

知于此藏之典藩宗社俱全故於其屬記不敢辭
余下月以字
也余祿薄食貧家無半牀之帛他日從君借而流此
文未必不為券也

寤歌軒記

奴曰甘草每寐必歌鳴々咽々其音甚苦呻呼底嗟
若被笞楚者戕而謹噤怒罵大笑無端節奏無倫聲
調百變余深夜流帛而倦每為之絕倒破眠既晨起
慘怛亦終日野歌啼々不已罔以其夜間之事則言
夢以歌曲媚人而不滿人意數易其節度卒不能佳
以為苦也寤而執役小歌以忘勞初無欲好之意聊

以自娛而已。凡歌詩之為道，雖三百篇之在經，亦不過吟咏性情，以自適於已也。余性拙，百無所能，時作歌詩，亦所童習，不能自舍。苟有感于心，則雜然衝口而發，不自知其為巧為拙。何如？惟無意取於人，而爭名，故不以是自苦，而以自娛也。世之以此伎爭衡者，引物連類，誇多鬪靡，以求悅于人。當其涉筆營度也，抉摘腎肝，吐噀心髓，務欲出奇壓人，求媚之心愈深，其氣愈餒，好勝之志愈熾，其理愈乖。語曰：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毀譽交於前，得失怵於後，妍媸逐世好，巧拙無主于己。盈尺之短冊，欲以定終身。

之名價，神未老而耗，形無疾而瘁，以自賊其天，是與夢歌而苦者何異？安在其吟咏性情，以自適乎？予處士仲祐，才乏人也，其少頗出入仕途，未中年退居田洛，乏東貧，無以自食，日執筆侍都之賢豪，連歌社，頌其直，以活數口。暇日則拾葉蒸茗，詠歌，因凡以自娛，似欲以是樂而終其身者。謁余請所以名其齋者，吾以其能壯而退居，知其非爭名者矣。以其所求之廉，而知其能自樂矣。以此之二者，知其夢者已寤也。乃名之以寤歌，而告之曰：詩云：「獨寐寤歌，永矢丕過。」又曰：「永矢不告。」又曰：「不諼。」吾欲子之不諼，今之樂而不

過今之求且不以告人也若夫暖軒涼窓懶睡初寤
茶煙方飭夙月交清對之而歌者何曲縱使不告人
而吾則共聞

無佛齋記

佛之尊下而公卿輔相仰天倒地狂奔而合掌頂禮
甘為之奴隸不悔至于其徒之暴橫則虽以平內府
豈太閤之雄武
東照公之神畧而知欺則有之矣力勝則未見其全
算也吾友藤子冬食少三日儲居無置錫地倚人賃
數椽隙屋而濟朝夕而其齋以無佛自名侃然張臂

過

而當之祇見其不量力亦為天下笑焉雖然吾嘗聞
之江邊之人矣秋潦方降浩々漲天雷奔雲擾蛟龍
顛倒當此時虽校以千金堤如山岳而水之來陵者
可一繩痕則因惹其怒遂以決潰奔突虽有明智無
復所措手焉但其吾拒之者不必以負薪焚石唯是
一掬糞壤僅能通一繩痕水則如山岳者賴以不失
其旧物數十郡之人免為臭矣然則子冬數椽賃屋
安知其不為聖人礼防一掬土哉則將未天下礼樂
不失旧物億兆人得不陷溺失心為我秋禽歟異類
者不可謂子冬無功於其同也既藤大納言四辻公

嘉而同之自降九卿之尊題其扁扁授之則子冬之防
將益高壯而實矣夫自鄉而公而王由此以上其同
子冬而助其防者將來未可謂無其人與其時也虽
狂瀾滔天一下倒流子冬其無畏也

送小園仲達序

小園生仲達自奧之瑞次千里持其文來見其文烟
傳流麗似學柳河東者與之言則信喜柳也曰唐曰
韓柳韓之大而化使人望之眩惑自長苟不得其門
而入則不成空疎渙散者幾希柳則謹密精敏步趨
極嚴有徑蹊之可尋而有準繩之可循矣吾自量我

才惟此可學焉故吾將網羅經史百氏馳而納之於
研之規矩以有於已也請賢諸子余謂之曰此則然
矣然文者言也所以言道也虽言之辯矣而所言者
或不得其正則非徒無益而已又貽害焉不如無言
之為愈也譬諸安人撝利菴其不傷人者幸矣今子
之所以為道者如何仲達起立而拱曰不信七百年
中國諸賢之所奉而傳者而信海隅一時誰張浮淺
之言則吾不敢也余曰然則子所以為道者可知已
則將由濂洛而達四味也虽余之二十年斲者亦
不出於此今道與文所欲為子言者子已自得之安

能得更有所云以博子哉然子之涉千里之道未此
獨與余語而相和同他無所得豈子之所以未之
意哉何不廣見都之諸公而請焉或有所益乎子生
曰唯吾鄉臯子德先生者其言與子合今聞子之言
而無惑乎臯先生之言因以益信濂洛諸賢之言則
子一足矣余笑而納之因相從遊既數月以鄉人急
召之將歸又欲得余言以歸復臯子仲連其人顏紫
黑而多鬚痘疤滿面独眼内燥射人其言朴野而直
余左右回觀之其面目言語無一可愛矣然吾則愛
焉而惜其去於是會與其言者與之

送子禮序

南人多俊敏機辨之才而乏沈實弘毅之氣故其失
也或至于軟靡浮墮而不振焉是以其成童弱冠之
時能動人而中年已往則往往無聞焉余嘗數見其
典奧越諸州人共業俱學祇暮年而他州之人瞻乎
後矣三年之後則相伯仲矣自此已往他州之人漸
進日新老而益不衰南人則尚猶成童弱冠之面目
如故也余南人也年十八辭家遊學已無俊敏動人
之才而徒漸軟靡浮墮之習加之羸虛痞痼遺世嘆
送寒煖凡病之在死法者并集一身日夜昏不寐

不勝偶與客生。覺倦。虽語尾半句。不能終闕。輒請安
而入。欲勉強。則既頭岑。面背汗矣。其於所業。以千
日工力。不能畢數卷之命。單獨羈旅。自以死為分。是
以當盛年用力之時。舍業五六十年。但不以是遂廢。能
終就。于文字間。至于今。故虽以其腐疎庸陋。猶得
不為士君子所棄。烏有述生言。恭子礼。讀人也。沈寔
寡默。敏戢內含。進退言。絕不類南人。吾甚愛烏。未
相從遊者。暮年大患。啖與世。殆將不支。其親友勸使
歸。就親戚以養生。憊然不樂。其志如欲留卒業者。吾
不知。医生之疾之深淺。固不能側也。然以余之所嘗

患。數倍于生。而猶且幸未死。則生之患。乃似不必深
憂。烏其歸。服水土所習。而得親戚之養。庶哉。平其得
愈之速矣。余既喜生之才。又嘉其志。故肩此以慰其
歸。且以勸其復來。

送三宅懷夫序

吾在鄉。見備前一客。近寓主人家。主人翁死。其子奉
淳。屠欲火其親。近觀而大驚。為異。為泣。泣。多方巧喻
收之。卒使其葬。以礼。吾時心竊異焉。思芳烈公流凡
善政。存于今者。而意其朝士大夫礼俗。必有大不同
他邦者也。客歲友人神村生。歷遊紀。撰貫播。造倫。還

繼

為我言芳烈公之遺風餘烈入其境民俗尚習截然
與他境異風不問知為倫畧擔夫馬卒皆知禮讓信
我問以校庠所肄業則皆能名其經篇其他田夫野
人皆揖遜有士人之風我曰知客近之董陶為有
由焉而益思知朝士大夫間之事也虽芳烈公仁心
善政論於民心者深且久伊不能伏諸賢所以扶持
贊成者皆得宜然苟非固而守之諸大夫技官能奉
而不墜則安能存于今者如斯其義哉今列國大夫
士能識詩各篇目而不畏浮屠誑張者其人有幾况
使匠人擔夫馬卒之愚能辨淳屠誕妄而知經名重

賓

儒術久而愈篤則其廟朝校庠之間賢士大夫禮樂
文章章下有一想字當更如何宜乎其使人懸想翹企景慕矣三宅
懷夫自其祖鞏章先生之事芳烈公以成德春亢興
熊沢諸賢雅定學政教法其先人牧羊先生繼以經
術文章屢戢教授懷夫敏達有英氣從我遊以其幼
孤不經庭訓恐失墜先緒其勤苦於從遊諸子志為
尤銳其業駸々進將有不可測者今被召赴藩入其
國行其野觀其礼俗則知其祖德之所以輔其君而
道其民者矣登其朝遊其校而見及其先人之門者
則知其經術文章所以成就人材者矣則懷夫之觀

輦車先生之德、典牧羊先生之學、於朝野而考之、使
身如二先生之為臣、以事其君、致其君使如芳烈公
之為君、以臨其民、首蓋此行為始也、我為懷夫、實非
常比也、其廟朝、牧序之間、賢士大夫為誰、其政教、綱
紀如何、其亦為我審觀、而歸詳說、以副積年景慕之
意、

壽桃子深六十序

南海藤守中曰、使桃子深少醜黑、古恠、則其價十倍
矣、蓋戲子深之貌、之不與中副也、子深其中誠慙介
栗、事不苟、其學則幼、既以神童、稱壯而益精確博洽、

其出於文、典言鑿々、無半語之無來處者、朋儕雜坐、
若子深在、則憚之言、不敢妄發也、可以鎮浮薄、而慎
狂妄焉、其貌宜乎黎黑、奇偉魁瑰、崖然可畏矣、而子
深乃便嬛秀麗、粹然玉色、光照映人、艷然可愛、凡流
羨男子也、余時甫弱冠、後生於子深一紀矣、而人猶
疑少長、虽以余之醜陋、亦子深之義、可概見已、人見
其艷然也、輕之、不能尽信、其中之所、有而和學之所
至、是所以致守中之戲也、余與子深相後事於東都、
數年、日與其艷然狎、故別後相思、夢想者、皆其艷然
也、是以余眼中之子深、則顧腫頰唇、皙白瑩然、宛然

如芙蓉出水含朝日未始復謂年紀今歲許也客冬
乃郎世明春來云家君將以明年壽周甲子子旧好
也其有以侑觴也余驚曰子深其翁笑乎俯而思之
屈指計之則與之別已餘二十年矣其為翁亦不足
異焉子深其果蒼顏白髮頽然而翁笑乎其光醜黎
黑古恠崖然可畏副中典學乎將能粹然玉色秀肅
者未大殊昔日乎其又骨典醜已換眉漸厠腫漸方
以漸兆仙壽乎子深其先君環洲先生已得道偷福
則子深之修養者未必無家訣也僥所謂却老還童
其綽約便嬛者或過昔之可愛亦未可知也余嘗以

子深索壽環洲先生以詩今世明又以旧好相督則
為得但已勞子深今以耆德矜式大藩余之展率雅
然道故以相誣其不庶乎悔慢不遜於事長之道有
所少哉然若其道德之懿美寵遇之采渥與福壽之
無疆自諸大夫國人凡拜跪鞠躬執業進者皆能道
之子深虽樂之其累牘堆案恐或有不勝其多而倦
者矣当其時出此文一誦之其亦噉然哂余之狂妄
未休更稱一觴

送實招元吉序

以余之無似而端動居于列國諸賢之右者特以常

物

據千輩教之下而已。其失謬陋謏聞，豈能與列國諸
 賢持衡並轡乎？古語曰：據高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
 遠，不其信乎？士子入學于京者，不察虛譽之遠者，以
 其所據之勢在高也，乃意其或有過于人者，動相聚
 見推。余既無酬其所以見推之意，輒强穿鑿章句訓
 詁之同，雅然旁徵博引，以塞責焉。是以未者多不愜
 其所期，皆枵然失望而歸。余亦每為之赧然也。矣松
 元吉未相從五年，心亦枵然之一也。元吉肥之產也，
 沉實重厚，困都容儀，自其大王公玄琳先生，以道德
 文藝，共聞人武富咸良輔，采城公興文學，世疇其學。

以掌校政，至辛元吉，蓋五世云。其家庭所遺，博正詳
 博，固當不待他求焉。元吉幼孤，又以所寄之任大且
 重也，惧或有所未至，以背其君所以寄之意，而辱其
 祖所以遺之道。於是請其君來遊于京，將博文天下
 之士，以聞其所未知焉。亦謬用物論，未相從。余自辛
 丑春病肺氣，息僅屬，百事皆廢。是以其於元吉，不独
 不能有一理以相啓發，而并其章句訓詁之業，亦不
 能卒數篇之冊。今其詳歸，余之赧然者，比他諸士亦
 益深矣。夫榮城玄梁公，以英特剛明之德，輔以玄琳
 咸良碩博，創建學校，守以海量，一數公校序之政。

廟像之設自公宮國都至于諸大夫采邑往往基峙封內士子之從事于其間遷祖之陳衣冠之貌彬彬齊魯之風云今元吉之道近則質于家庭之遺訓遠則猶于校庠之成規益有餘焉無不足也余虽欲一言有以相啓發而償五年之債豈能得別有所增其外哉乃其將發酌以酒告以吾所以愧于列國諸賢者以遣之

入蜀記序

歐丈忠干彼志過于簡畧而有嫌郭天錫客杭日記傷于裁截而不暢王百穀客越志輕薄可惡馮開之

快雪堂日記駁雅可厭惟放翁入蜀記繁簡得中總畧有要其文雅馴而不險通暢而不俚凡流蕭散無驕傲張傑之氣說之可想見其人共事也是足以為紀遊之法矣暇日披之知不足齋叢書中校而授梓天明癸卯五月

北山詩集序

北山集者越無為信寺僧重德龍九歲至十二歲詩也龍幼而能詩名振三都余初誦其詩不徒其才鋒俊發可愛而其情致所委曲藻飾所博引有非兒童可能者余疑其或假手於人矣不則謂其跳梁蹠然

驕倣自滿、浸浸老成、傲睨廣坐、面目可惡、人不欲與
接、語者笑、癸卯夏、後其師翁來訪、吾廬見之、則恭謙
遜、恬粹然朴茂、余之詩、即席而成者、琅然可誦、類猶
不自喚者、請益於長者、不置、冲退之色、極可愛焉、余
與之相從數月、樂之也、既薦之郡、諸老先生亦咸愛
而樂告、以其道為、昏曰、謏受益、以龍之才、益之以諸
尤先生之誨、則其學之進、其可量哉、抑吾又有懼焉、
物之美者、其毒必深、今龍浮屠之徒也、夫其學之成、
其將笙簧其口、利鋒其筆、鼓其才之義、而皇張其所
道、以當我徒乎、是可懼也、其將能錦其心、而綉其腸、吐

玉唾珠

一無刺益二字

刺畫嘲弄風雲月露、以終樂我徒乎、儻或挺

然特立、毅然不惑、拔其類而超其群、馳驅于仁義之

路、逍遙乎禮樂之園、進則有所建、退則有所守乎、天

之所以與龍者、不虛也、若果能此、則龍乃聖代之人

瑞歟、集刻成、其師翁曰、先生最愛龍、請一言以終其

惠也、乃為之、各余所以愛龍者、與畏者、於其卷端、以

觀龍之他日云、甲辰五月初六日

詩經品物圖考序

草木鳥獸、貴魚之各揮其天而熙也、人悲歡怨樂、會

多作草木鳥獸虫魚之自憐其天而窮人心者其相投之機至微而切其由然感真不能自已者必各有其所以之故存焉至乎其託與之微則至詩人亦有口不能喻者也六十四字

典之弱油然感興不能自己者祭而為詩其所以獨投之機至微而切雖詩人有不能自喻者也故後之學詩苟不能審其所感之物而知其形神之詳則為能得察詩人性情之微以興觀哉則多識之學豈可誨之未藝漫而不講哉仲尼固亦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是先哲所以有多識小識辨解等作也古人曰百聞不如一見言之不足以盡意也虛中而節謂之竹則人將誤認蘆為短翮而啾謂之雀則人將誤認燕為顧指之屏上画雖兒童不惑是其廣者尚然况乃物類之賾形似之疑雖以巧喻博證恐有不能

辨者為是罔之所以不可以已也吾徒之自奔日坐帳帷耳目所接不過戶庭之間是以軒檻所植階除所馴不能皆辨識為况於林野之雜卉况於遐陬之異類乎嚮之數舍喻雖巧矣證雖博矣并其喻者與澄者昧為昧其日誦詩能言雕鵠為魚鷹矣詰以喙翼何若則塞焉能言冬耳為鼠耳矣語以冰陸局在則赧然受余所以有多識苑囿之奉也事之不謀而同者浪華固君公翼先我有詩經品物畝解是可喜也公翼業匡其放本草固極精極博如其於此畧乃其備餘左右逢原者尚考挾不苟皆照真寫生至

過矣多作可
觀也
絕淨多作采
落
之情多作神
情多作無識
字遂不作絕
境

平其郊歲不常有若白山之鳥常陸之驢則必微之
其則人遐陳絕境雖遠不遺是以其昏成不独其形
色逼真其香臭艷淨狠馴猛順之情鬱然可挹指示
兒童亦能一目即了不復煩類古余徒足跡不下堂
而廣林遂谷之物類雜陳几上得其形色神情之詳
乃以此求詩人之所以託真者其庶幾乎刺成乞序
余喜某先得我心之所同也不得不為之繁言而志
喜也乙巳仲春
東溪畫譜序
蘇子瞻曰許畫以似是兒童見也然則昼虎類犬画

場

鵠類驚可乎嗚呼豈其是之謂哉昔有工人刻木作
蠅頭尾脚翼細分毫髮亂之蠅群不可辨焉客有詣
門求觀曰似則似矣恐蟬子不攫也乃就筋端作一
蠅數如而成頭脚不甚明模糊木塊耳既置之座則
蟬子乃踊躍赴之工人大愧投力再拜為弟子由此
視之數翻而画鳥照辨而画花画云似矣我知其非
至者也余於畫事不能援筆作一竹葉而好淡之人
謬謂我有所知矣每相就同畫余時昂然抗顏放論
慢言以答之亦一戲自娛焉而已偶有一二或不
悖則好事者相傳以欣賞有時聞之虽我亦抱腹

也。龜生字子伯，余鄉人也。幼耽畫事，刻意西人沈銓之法，讀其畫本，鮮出於其右者。亦襲句諸人之謬，以其所仿花鳥譜三冊見同，亦好事之病，可笑也。且余以同鄉之故，既不能作之，又不知所以答之，則復慢論如此。余言之，悖與不悖，生之畫似不似，與至未至，則有知者而知，而有見者而見也。

十七帖述序

古帖不可流者，以尺牘不可解也。尺牘不可解者，以時事不可詳也。夫自出處去留之大義，以至平薪菜藥菓之瑣屑，在當時彼此通知，相報以片語，相示以

險筆，虽古人草法不苟，嚴過正，昏干歲之下，苟不審事首末，則疑似之間，烏免誤讀。是古帖所以諸家親文有異同也。清人王山史十七帖述，詳考時事，頗明倫可喜，塾生好局者，校以上本，亦遊藝之一端矣。未可遽以玩物喪志，斥之也。

賀鳴大夫藏井戶磁茶梳記

大岡豐公，以雄才大度，經畧天下，其所以鬻恩術，誠收豪傑之心者。屢封爵土地，不能給焉，於是大興所謂茶道者，崇重古器，廢孟缺盆，估以十萬金，以炫曜時目，使人得之者，可夸僚友，而榮閭里焉。故奉旗陷

陳之功，酬之以一壺一瓿，皆厭然無怨言也。亦顛倒
英雄，術之奇而巧者歟。我大夫賀島君所傳，室井
室茶碗，名鈴鹿川，亦豐公所以結主之先，帶力君諱
政慶也。豐公在大坂城，嘗令我先公蓬菴公以帶力
君而朝，適風波不利，至則會豐公如伏見城，遂輕軻
追及之于淀江大橋下，竭于樓中。帶力君實從而在
後焉。時豐公方啖茶，因言及茶事。君固精茶理，豐公
大悅，手親賜此碗，以賞之云。蓋井戶印度訛也。此乃
三卯度製也。口径五寸一分，深二寸三分，重一百一
十錢五分，容受四合五勺。漆補者三所，色黝而蒼，瑩

補

然玉色可愛，實室器也。天正十有三年十月朔，豐公
茶禮于京北野招原，陳列古器四十事，夸示一時。此
碗夾居其一焉。公在聚樂城，一日弄此碗，誤脫手墜
地，裂為三，猶漆補而用之，不舍，則其所愛可知矣。
而一旦奉而付君，以結其心，邦彥竊謂君之所以合
豐公者，恐非徒以茶適凡流閑儀談故而已。必別有
所在焉。不然，此碗豐公將以當万户邑，而厭功臣之
欲者也。非風流好事，可以口舌夸也。且初使蓬菴公
特以君而來者，何謂由此觀之，君之所當可知已。宜
乎主之家傳室，而今耀祖烈也。帶力君諱政慶，其從

先公經畧阿淡者載在邦乘至王八世載其世德也光
輔公室主又懼其或隆使邦彥作記以藏彥星不敏
載筆從朝下執事安得飾張不成主之盛德乃敢畧
所聞如此

林崎文庫記

典籍之藏其盛者漢曰石渠天祿白虎蘭臺魏曰祕
畧中外三閣梁曰文德華林隋曰修文觀文唐則唐
曰麗正修畧集賢宋曰崇文三館祕閣太清募以爵
祿金帛校以鴻生碩儒採訪有使修繕有局其富者
溢三十万卷其夸者裝以錦標室軸其嚴者署以軍

輔名街國可謂盛而慎矣然而不二三傳散逸流離靡

有子遺嗚呼錄藏之艱以天子之力而不能保數世
之後焉豈物之聚散有數乎抑亦所以處之不得其

方也權稱宜荒木田神主逢萊君尚賢典其僚友謀

修林崎文庫將募天下異畧以守之夫天子之力所

不能者君等欲數人之力以能之難矣哉吾不知其

將何以成而何以守焉曰是不難也將天下之力以

成之而天下之力守之焉昔之神泉雲林高陽也池館

非不宏麗而堅固也而今安在哉洎呂大沢廣沢燕

然野池耳且千世而不失尺寸何者私之于已則

遂以之
本一作取

以天子之力而不足公之放人則匹夫之力有餘焉
且夫先哲所以立言垂後亦何心哉非欲與天下後
世公同而共知乎人之驕吝欲挾一能以傲天下焉
欲已往知而人皆不知焉遂以先哲公共之器以成
一已傲物之私矣其尤陋者至于一禽一木之名義
室惜如金冊玉牒之祕以要重精是以載藉之傳日
狹自國史政典之宗既残缺無全恭惟太祖神皇同
物成務之道聖帝明王治國安民之猷所以踰五帝
而媲三王者幾乎蕩滅其可不哀哉今蓬萊君等有
病于此其募購凡以異典未者欲觀其藏則許欲就

本無漁大將軍四字

有德
常惠

學者有館以待能一持畸冊零本來者雖子孫之遠
待之如一日夫城市之居水火不虞遷徙無常其藏
之家孰與寓諸此之為子孫慮之長則是為天下學
士大夫外府為其子孫守也誰不願未而相與戮力
合誠而成而守之哉是以不以爵祿金帛而集不以
鴻生碩儒而完不以宰輔署衙而嚴苟他而主者能
循其規制則吾將見其藏日富三十万未已而其守
且千百世愈固先生宝典賴以不墜矣文庫旧在宇
治卿圓山不詳創其何年貞享三年源大將軍有德
公賜金若干葺繕元祿三年移林崎今蓬君等造齋

遊

舍數十楹其傍背靠鼓岳而面仰朝熊攝神銘鳥路
西行景從瑞勝於左右亦所以使學者怡性起倦息
焉也

、箏曲考序

監曹臣稻田義孟以太公罔下命示臣邦彥以箏曲
考五冊詢曰古樂缺有同矣二南之音不復與婦人
所以訊誦而事君子者其何以哉有菴紫箏者烏其
音頗似雅而其曲不甚佳使女子從事於此宜若不
大謬也但其辭古奧皆有所本有非兒女可卒曉者
令儒負立一作小本信憲作注頃成畧進未也邦彥其亦有

所論述其可臣邦彥聞命惶恐臣性愚拙其於音律
歌曲尤非所閑也豈得能有所發於其間哉但既載
策以竊祿文墨之事安所逃責臣嘗竊聞菴紫箏曲
者王人菴筑紫所作云蓋元亨建武之後兵火騷擾
乾綱解紐上臣皆不能安于朝寄食諸侯之國疑
此人亦流離在菴紫其思主恩闕之情託諸男女相
悅之辭寓之絲桐以自訴者矣亦凡人騷士之遺也
不然其餘意措辭有時乎相頌以富貴壽考者抑何
說哉是其意所在可知已夫君臣之際不幸說無所
投謀無所入罹讒遇謗貶竄于絕島窮谷之中顛沛

愁苦無復生理而憚決謀身之私無所動內奉公報
國之志食息莫忘上期之君願保富貴壽考之福下
企之已願納陳善塞違之誠愛之思其辱見親之愁
其遠去爵邑他條之聲發於觀物寄真絃唱之際而
不能自己受忠信賢士之眷於其君屈宋之辭所
以真日月爭光也今箏曲殆有似矣乎君人者聞之
或能惻然有所感惕然有所畏乎則能闢詭邪於蔽
塞而回忠賢於窮愁矣臣人者聞之必能知慙於悛
諫而果於棄世之為小丈夫之事而不敢憚自潔
以為高矣然則自后夫人至于大夫士之事日夕房

中所以養君子之德於宴安者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箏曲之於教化不為無補焉如以辭而已夫不能達
其意則恐荒耽留連為誘淫訓誨之媒矣大公之用
已有照于此而預為世道憂焉是今所以有此舉也
而信憲之昏於他考索詳核精博無復餘蘊唯此我
未登是又所以徵臣愚之荒言也臣愚竊有以知微
旨所在焉是以敢冒昧陳一得以塞戢事之責如此
謹序

芙蓉私印譜序
余與孺皮相知二十年自山水風月之遊娛金石昏

逝

画之鑒賞相與留連耽玩以至於米鹽薪芻之需典
衣鬻昏之謀亦必相與計畫營度通如一家有時乎
迂策僻好為家人子女所嗤笑而後始能自曉亦相
視絕倒蓋耽古之癖迂拙之性相投無間者乃尔鳴
呼孺皮遊而既一年矣每過會心之境困乏之時孺
皮之高風逸韻未嘗不往來於余懷也輒為之泫然
不覺淚下之孺皮門人知故思孺皮不能忘者謀輯
其私印若干顆為譜人藏一部以洩其情源頭或笑
首而成之夫古人傷逝舉泰之誠虽玩好衣帶之微
猶且戀之不能舍焉况印章孺皮所寄注精神尤宜

逝

室而愛之也若夫清風朗月對山臨水出此譜與
看古画雜陳則未必不如孺皮之在坐也余之每逼
薪米之需于旦夕衣箱昏麓動為之一空但典賣此
譜則虽千金不顧也出為家人笑不辭也孺皮地下
聞此言則絕倒也亦為之泫然也

乙巳八月

送倉成善卿序

去聖日遠道術裂人出意見家異其說循守旧義見
謂曲陋詆呵先儒指為才辨本無見解強鑿空傳會
立異名門戶日以口說文字更相排相軌論語沈

至平有二十餘家其甚者怪妄奇僻於文義言語既不顧順遂向背况於人心世道其貽害不深者幸矣郡國士子入學于京者習聞其說也亦謂如此而足以高放一世矣乃亦輕蔑先哲妄意聖經其歸而道說其鄉里者往往謬戾牟利虛驕輕佻以壞其凡俗固有一二齋德知古道而守旧學者亦見其以迂腐不得復作声也嗚呼道德散無紀其無今日為甚矣哉倉成善鄉豐前產也予識之於紀若別之生溫雅易良君子人也遊學四年其師某先生任鄉教授今將以其事還代其旁表吾廬告別且請言吾共昔

卿曰淺矣勇靈共行不得而詳言也但與之治每稱其師今又赴其召猶趨君父之命則善卿設心制行其不信本大非獨輕佻者之比可知矣某先生者其所謂存德知學之方者耶於其行也聊復述予之所常憂者以贈之使歸問之

本佐錄序

三代以後真王之佐漢曰蕭曹張陳唐曰房杜王魏是其盛者也皆雄才英畧曠世偉人矣然其所以佐其主而戡亂致治之術蓋亦可窺而知焉唯我佐漫本多戾文於

東照公其所以為翼謀謨者皆日沿領領而成未嘗
見其辨爭論疏顯然之迹焉豈密機秘策外人不可
得而知乎抑亦道同氣合相投之機其合契者乃
尔也世有本佐錄云侯所手錄以告
台德公者其言一出於王道之正而無隻辭涉確詭
詭譎蓋三代之後佐命之臣未聞有此議論也蓋此
其所以佐
東照公而用固成治之道也夫以高祖太宗神武寬
仁而資秦隋嗷嗷厭亂之民據天子之位用四海之
富以御元氣齊濟之臣而戢戈未幾內亂外寇相踵

而起喋血



者數矣今

東照公位未極人臣富不尽天下上奉天子下撫列
藩以臨前朝懷恩之人而安反側彌譽際一散



天下帖然于今百有餘年生靈享太平之逸樂者至
固出于其至誠仁義感天動人者然亦未必不由侯
之暗贊默輔以此道也豈漢唐諸子所能企哉雖曰
其言可以與三代之謨訓表裏可也宜乎先儒木下直
夫論之謂王道最中矣不誣也但人多疑其所受是
不難辨也今兵家所傳申州流者其學出于山本道
鬼、惟曰受諸京師青侍而其姓字不傳蓋隱士

知兵、鬼谷、黃石之流也。然則侯之所受此道，所謂唐
人者，安知非一隱士？知王道，伊尹、太公之徒哉？室町
氏之季，漢、魏、唐、宋，塞賢者晦迹，當時必用之器，如兵家
者流，猶尚甘心下位，而不屑為凶逆、盜賊之用，則知
天道王道若人笑耳。乎其自重遠，引高舉，而道必待
其人而後授也。然則不可謂藤惺窩教子之外，無其
人而致疑也。友人山本蘭鄉，萬信此旨，授以數本，繕
寫成帙，一日出以乞序，乃各邦彥平生所持論，以置
諸其首。

飲中獨飲何譜序

昔吾友孺，鐵筆名一代，求之者，與學者，其門
百客未休。孺皮博愛，無所挾，賢愚皆歡。然接之不倦，
是以其取友，不能皆端直方正也。孺皮既沒，門人求
售者，每欲得余言，而取重於世。余於家，籀之學，非所
曉，具言安足以輕重其人哉？然既曰孺皮之門人矣，
余豈忍更有所挾而拒之哉？是以每有求請者，余未
嘗惜言也。孟聖民從孺皮而學鐵筆之技，讚之以此
枝名，家自重民始焉。近刻飲中八仙詩，為何譜，欲余
言以弁其首。聖民余鄉人矣，與余有以焉矣。余既於
孺皮他門人，輒無所挾，而登言，則聖民之有此請，未

為悖也。余固望聖民技之重於世，而昧其道，欲贊之薦人，而不得其說，是可愧也。独其同門皆賞之，以謂似其師矣。乃聖民之技，似孺民也，無惑是余所以薦聖民而贊於世也。丁未五月十有八日。

硯譜序

深其池，平其庭，使可以發墨而無滓，則硯之用畢矣。今乃龍鳳其章，圓楮其形，愈求大，而愈無益於用焉。又安乎事此輕薄浮靡，忽聾此言，類有理者，退而思之，則是禡者之見也。夫輕便而暖，乃衣之用畢矣；而厚之，祿之，載黃，何補乎暖？甘食而飽，乃食之用

畢矣。而方斷于豆，于簋，何補乎飽？然聖人不非天下，導焉，故用而已矣。而無文者，表秋禽獸之道也。編者豈可與謀事哉？石處士睿父輯硯譜，索序漫登此議。丁未十一月廿三日。

錦里先生文集序

盛矣哉。錦里先生，門之得人也。參謀大政，則源君美在中；室直清師，禮應對外國，則雨森東伯陽、招浦儀禎、禎卿文章，則祗園瑜伯玉、西山順泰、健甫、南部景衡、思聰、博諫，則神原玄輔、希淵皆瑰奇絕倫之材矣。其岡鳥達之至性、岡田文之諱厚、堀山甫之志操、向井

三省之氣節、石原學魯之靜退、亦不易得者、而師禮
之經術、在中又典刑、實曠古之偉器、一代之通儒也。
夫以若數子之賢、而終身奉遵、服膺先生之訓、不敢
一辭有異同焉、則先生之德與學、可想矣、而先生無
一卷述作、今虽欲問其所以訓導成就數子之方、而
私淑其何以教、先輩蘭林中村深藏之學、出於室師
禮、邦彥少時從其同經、屢就叩先生之事、亦舉大學
脩身說外、他不能道其詳焉、則似先生之事、終不可
以得聞也、辛卯歲、邦彥罷藩役、徙住于京、先生遠
孫靜字正真、來遊于邦彥之門、一日出一束帙、而

為注曰、是靜得先生之遺文、靜之祖上則參贊幕、下則

教育群材、其於道共同、不為無小補焉、今其門人著
述文集、皆盛行、而此独埋沒塵竒、是靜等之罪也、將
節食約衣、以為此集、固不朽何如、邦彥聞而喜、出意
外、取而說之、卒業其大典雅、注、洋以校、或出一時

而博

戲謔之餘者、亦皆歸于為已及物之學、宜乎其陶鑄
數子、而成偉器矣、邦彥既得詳數子淵源之自、而樂
或正直追荐之矣、曰、償歷年景慕之万一、而又得附
託編端、以不朽、則亦望外之幸矣、是以不以謗劣
而辭序言之清也、天明七年十二月

栗山堂文集自序

卷之二

答大江尹書

答澤雉丘

荅高孟彪

復園伯和

典久保仲通

興村山仲志

谷田中信藏

答長州侯

答法三老师

答半齋老兄

與田必器書

與赤崎彦禮書

復長洲侯

答賴千秋

答林榮酒

答五十某

答林榮酒

與伴伯章

與賴千秋

答賴千秋

答賴千秋

答田中信藏

答賴千秋

答賴千秋

答賴千秋

酬賴千秋

與村山仲忍

與村山仲忍

與久保仲通

進學三喻

示三上仲敬

示塾生

川合氏字說

與銀直招本生

賀井露笈

賀水戶相公啓

賀篠崎醫伯啓

論學弊

記那須與市事

紀源豆別用庫事

紀神五事

栗山堂射字式

卷之二

錢譜序

東里先生遺稿序

淇園詩話序

送長子玉序

送高山序

新刻日本輿地路程全圖序

產論翼序

大會書庫記

寤歌軒記

無佛有記

送小圃仲達序

送迂干禮序

送三宅懷夫序

壽桃子溪六十序

送實招元吉序

入蜀記序

北山詩集序

詩經品物圖考序

東溪畫譜序

十七帖述序

賀島大夫歲并戶磁茶碗記

林崎父車記

箏曲考序

芙蓉私印譜序

送倉成善卿序

本佐錄序

飲中八仙歌序

硯譜序

錦里先生文集序

卷之三

雷鳥因說

三朝實錄采要序

二禮儀畧序

性命圖論序

龜山侯公謠詩錄序

葡萄庵記

東奧紀行序

宸翰御製詩記

翻刻墨池瑣錄小引

香山吉甫詩集序

二葉草序

春秋左傳國以序

紫宸殿賢聖障子畫模本屏凡記

賢聖障子各匡像編本帖子記

崔林莊記

采芹采菊集序

靜寬齋自警記

漢篆千文序

逸號年表序

詩仙堂志序

琉客談記序

神祖蹈石記

代平重侯

蔽山園圖序

赤城睡鐵序

畫學大全序

四十七子論序

柱源遺稿序

延喜武工事解序

埋木凡記

朱家書訣序

集古妙蹟序

聯珠篆文序

名王圖志序

送岡子言赴任格岡序

筆譜序

送河孔湯西歸序

麓谷集序

湖月亭記

葦山集序

痘疹選方序

卷之四

夫人村岡氏墓表

柳處士墓表銘

從六位下左近衛府生奉子猶墓誌

辻子禮墓銘

忠清居士捨金碑

忠清居士捨金碑陰記

樸翁晏真居士嵯野君墓誌

葛西淨和君之配野口氏孺人墓誌

故致仕河波國大目付集堂君墓銘

故赤穗行人河野大経墓銘

故御厨子所預從四位上行若狹守紀符君墓

誌銘

山口德甫碑銘

故讚岐儒學芝山先山後藤君墓表

故預政後藤厚甫墓表

招山老奧平君故内子連香夫人藤原氏碑陰銘

故讚岐柴仲吉墓表

福井君大車墓誌

故一橋府儒員益齋久保仲通碑銘

幕庵後藤君碑陰記

金沢府儒員林師馬碑銘

安操孺人前田氏墓碣記

卷之五

中村氏三墳碑陰記

森川字次碑

故佐嘉藩倉部竹里古賀府君墓表銘

五十嵐穆翁碑

金沢氏先塋記

柴氏先塋記

止室藤田氏墓志

吉田一西翁碑

茶翁紹易居士墓表

故備中徵士西山拙齋翁碑

宣授法眼位幕府侍醫員役崎君墓碣銘

故二本拓潘老丹羽主碑銘

祭伊藤誠縣文

祭蔭溪先生文

祭芝山先生文

祭石大山文

祭劍岳先生文

僖惠公誄

祭吉田在中文

卷之六

濠梁圖贊

陶靖節圖贊

百忍圖贊

張良贊

老子贊

子路負米圖贊

手板贊

硯銘

白海硯銘

文昌星贊

硯匣銘

姪路老川合氏元陽研銘

中仲連天然硯銘

黑沢雉岡畫像贊

竹研銘

鬼溪研銘

若山生画像贊

硯銘為井子真

仲景贊

躍龍淵銘

東游舞岡贊并序

牧花針匣銘

寒山拾得贊

壽星贊

龍蹄硯銘

不知何人像贊

三星岡贊

假夷人岡贊

革絆贊為三田侯

硯蓋銘

字適庵像贊

醫人某氏贊

魏微贊

蘆花同銘

秦河勝像贊

王陽明草履跋

跋寄津本翁詩卷後

題池無名山水履盈帖二首

題住吉廣行手摹水筆秋仙圖

清客芝詩卷跋

陸明本墨梅模本記

水村圖帖跋

跋大場祺甫登兵紀行

韓刻夏承碑跋

跋栗山潛峰詩稿

跋舒城王禊帖

題五松軒詩後

題解春兩尊履卷

題熊勿軒行卷

題佐理卿履

跋大雅履後

跋沈南蘋画卷

跋圓山仲選画卷

題張仲景像

跋白川源氏畵

跋鈎填唐伯虎畵

跋富山牧楓因扇面

跋河生臨帖

跋史維則大智禪師碑帖

跋大石氏不隲

跋幽風七月圖

畫跋

清水府僚哀歌跋

跋僧空海忍字

跋李北海葉有道碑

康熙御臨蘭亭記跋

西湖圖跋

跋大藏招山

月下聯句跋

跋中村仲連古法帖

跋何工部送卷

復自叙帖

戶山莊圖跋

雪峰大小字跋

賴千秋詩扇帖跋

跋清人畫帖

跋蘭亭圖

跋宋叔玉堂類藁

跋橫披蘭亭圖

子昂前赤壁賦跋

蘇河三十六勝跋

後水尾帝三大學跋

跋白門侯晉

題春莊帖

市河生藏停雲館法帖跋

豫樂藤公遺教經跋

豫樂藤公破若心經跋

石經孝經跋

跋南部源大夫所藏池大雅脩楔圖

法成寺佛龕扉畫跋

白門侯親馬赤壁二賦跋

白川侯親寫四屏五經跋

劉升華獻精享昭應之碑跋

土佐經陸蘇武圖跋

葛厚詩話跋

竹垣叔恭荒地政記跋

執侯藏蘇子由序樂志論跋

吳刻蘇子由序跋

題武居圖札後

題凡跋

題

凡二百五十五首

栗山先生文集借於林樾字命人謄寫因原本樾字又借鈔於阿人也原本絕未加訂正編次無法夾次相望備看者仍之予與那波淺同二生對校且改誤訛之甚者至編次失當則未暇一一是正也原本無目錄今列目錄十卷首一閱其目則次序失當者了然可見亦所以略異日精校之端也但原本另啓在祭文之次今躋附于序疏之後原本雖分卷而不標卷數且厚薄迥異今雖爲六卷葉數略相如訂誤字之外所改正于此其他則詳改尾中故此不及又政已申嘉平小卷前一頁門人劉煜敬識



